

第一章 懶散小姑娘

春日午後的陽光映入梅花窗，在青磚留下斜斜的影子，雨季已經過去，潮氣漸退，花園中春花開得恣意，屋內陽光氣味混著花香，一派清爽。

十五歲的徐靜淞躺在母親李氏的拔步床上，用手支著頭，「娘，天氣這麼好，不如跟祖母說說，一起去光智寺上個香吧，那裡的素豆好吃，家裡廚娘做的都比不上。」

李氏見她明明一個大小姐卻總是一副懶散樣子，忍不住想把她拉起來，讓她坐正、坐好，但走到床邊，見到女兒可愛的笑容，卻只是伸手替她理理頭髮，一臉溺愛，「上個月才回外公外婆家一趟，這麼快就悶啦？」

「回外公家哪算呢，女兒見到小舅母，整個人都要不好了。」

她的小舅母不知道哪根筋不對，自從知道徐靜淞的八字七兩重之後，就一直很想與自己的小兒子說親，說得好聽，親上加親，公公跟婆婆就是舅舅跟舅母，肯定會疼這個媳婦云云，婚後不用怕委屈。

不是徐靜淞眼光高，她那個表哥體弱不說，好色又薄涼，人渣得很，這樣還想娶她，她又不是腦子被門夾了，為了要一對和善的公婆就嫁給渣渣。

說起這個嫂嫂，李氏也不是很愉快，自己兒子什麼德行擺在那邊，這樣也想娶人家的閨女，她要她的寶貝女兒嫁給一個好夫婿，疼地愛她，夫妻和美，可不是讓靜淞嫁過去替人管姨娘庶子的。

李氏見女兒有點不太開心，於是轉移話題，「老太太早上讓人送了一些蜜餞桂圓過來，妳嚐嚐看。」

聽到有吃的，徐靜淞終於從床上坐起來，大丫頭郁枝連忙打開碧紗櫥，從裡面取出一個描金盒子，笑說：「老太太送過來的，太太都還捨不得吃，說要留給小姐。」

徐靜淞挽著李氏的手，「娘，女兒跟您一起吃。」

李氏微笑，「乖。」

徐靜淞挑了一顆飽滿的桂圓送到母親嘴邊，這才選了一顆放入自己口中。

果肉又軟又彈，一口咬下去，不僅有果香，還有蜜香，身為徐家小姐，自然吃過不少好東西，這蜜餞桂圓可還真不錯。

徐老太太對李氏一直挺不錯的，雖然家權是握在手心，但廚房這個小金庫卻是早早給了五房，靠著這小金庫，李氏一年進帳也不少，手頭寬鬆，日子自然愜意，李氏大概也是看在這個分上，對姨娘庶子都挺不錯。

相對於大房太太趙氏的「我雖然很好過，但我就不讓你好過」，五房太太李氏覺得「既然自己好過了，那也沒道理讓人不好過」，於是大房的姨娘個個清瘦無比，講話細聲，小白兔似的戰戰兢兢；五房的姨娘個個腰身圓潤，聲若洪鐘，大房是關起自己門，少來往，五房的幾個兄弟姐妹都比較親。

身為五房嫡長女，徐靜淞自然是過得十分滋潤的。

徐家原本是六個大老爺，兩嫡四庶，老太爺過世後，老太太把庶子分出，於是本家就只剩下兩個嫡子，大房跟五房。

老大徐大進，娶妻趙氏，共五個姨娘，數個通房，一子八女，都是姨娘肚子出來，

沒錯，趙氏雖然兇狠，卻有一個大大的致命傷，她不孕，這麼多年來求神拜佛都沒用，京城的婦科聖手都看過，花了上千兩吃藥，肚皮依舊沒動靜，不得已把庶長子徐昭寶寄到自己名下，又擔心徐昭寶對自己不孝順，把生他的馬姨娘打發到莊子上。

徐昭寶當時已經八歲，什麼都知道了，幼時什麼都做不得，長大自然不同，藉著成親一事請祖母讓馬姨娘回來，徐老太太想，馬姨娘身為生母，讓她看兒子成親也是人之常情，便答應了，馬姨娘這一回京城，徐昭寶怎麼可能再讓她走，徐家大爺要安排事情也不過就是幾句話，在徐家附近買了個小宅，幾個僕人，便把馬姨娘安置在那邊。

徐昭寶每天出門去甄江的河驛算帳——徐家做的是河船生意，北貨南賣，南貨北賣，賺取價差，不管老爺少爺都得去河驛幫忙，這是祖傳的規定，要是什麼都交付給掌櫃，哪天掌櫃拿翹，自己不也得認了，所以徐家一直有這規矩，船帳都自己人來算，掌櫃當然還是要的，但掌櫃是幫忙的人，不是作主的人。

徐大進，徐五進兩兄弟輪流去坐鎮，身為徐家大爺的徐昭寶自然也跟隨著父親跟叔父，他是晚輩，勤勞點，五天一休。

也因為出門時間多，去看馬姨娘當然方便許多，除非初一十五，徐家要一家人吃飯，不然徐昭寶總在馬姨娘那邊吃了晚飯才回來，妻子妾室生了孩子，也會抱過去給馬姨娘瞧瞧，徐昭寶的妻子賴氏見丈夫這態度，當然是跟著親近馬姨娘起來，家裡有好東西會送一份過去，也會請馬姨娘替孩子做小衣小鞋，能替孫子做衣服，馬姨娘都開心得年輕了好幾歲，趙氏氣得跳腳，卻也沒辦法。

李氏都說趙氏傻，母子天性怎麼可能斷，當初認了兒子，應該順便收服馬姨娘，徐昭寶看在眼中，長大自然會是兩邊孝順，而不是像現在一心奔著他姨娘，不管嫡母。

至於大房八個女兒倒沒什麼好說，因為趙氏嚴厲，一個個都像小老鼠似的，一點都不像大戶小姐。

大房除了徐大進跟徐昭寶兩父子，活得最好的就是在外宅的馬姨娘，從一個卑微的姨娘翻身成宅子的主人，又有人伺候，粗活不用自己動手，兒子還幾乎天天來吃晚飯，根本開創姨娘新人生。

至於五房老爺行五，叫做徐五進，李氏是指腹為婚的，但李氏模樣俏麗，眼神靈動，個性又落落大方，雖然婚前沒見過面，徐五進卻是十分喜歡，婚後李氏很快懷孕，先生了徐靜淞這女兒，徐老太太是挺失望的，但徐五進卻對這新婚妻子頗維護，姨娘的避子湯還是沒停。

李氏自然知道女人後宅艱難，誰都不能靠，只能靠兒子，得趁著丈夫對自己還有喜歡趕緊懷上，於是徐靜淞才五個多月的時候，李氏又迅速懷孕，這胎終於得了個男孩，被命名徐昭川，有了這嫡子，五房的姨娘才准生孩子。

現在五房共五個孩子，李氏膝下的徐靜淞，徐昭川，秦姨娘膝下的徐婉藹，徐秀芹，梅姨娘膝下的徐昭清。

徐五進給了李氏時間，給了李氏尊重，李氏自然侍奉得他不錯，她對徐五進並算

不上喜歡，沒有男女之情，但親情的話是有的。

後宅女人嘛，尤其生過孩子，年紀大了，身材沒了，加上五房姨娘吃好喝好睡好，一個比一個胖，笑起來哈哈的豪邁萬分，早已經沒有過門時的嬌羞模樣，徐家有的是銀子，男人自然不可能關得住，李氏也聰明，每隔幾年就給徐五進換一批年輕漂亮的通房，與其讓男人跑到外面野，野出麻煩，累得她來收拾善後，不如讓他在眼皮子底下，就算出事外人也不會知道。

李氏對徐五進沒什麼愛情，但他畢竟是靜淞跟昭川的爹，他要是鬧笑話，孩子臉上也過不去，所以她得管。

所幸，徐五進除了對「色」字比較管不住之外，其餘還算靠譜，每天該出門做事就出門，河船的帳也是算得四平八穩。徐昭川讀書方面出類拔萃，七八歲上就能寫文章，背誦四書五經，徐老太爺還在的時候對這孫子有很大的期許，希望他能考上進士，將來徐家給捐個官，徐家從此變成官戶，這樣也算光宗耀祖。

徐昭川也真的很出色了，十歲就考過京生，他的西席說，今年可以讓他考秀才，徐老太太很是高興，徐昭川也躍躍欲試。

徐靜淞是真的很希望這弟弟能考上，後宅的女人能依靠的不是丈夫，而是兒子，徐昭川越出色，李氏的日子就越好過。

徐靜淞吃了兩個蜜餞桂圓，丫頭端過水盆給她淨了手，然後她又倒回李氏的拔步床上，照樣用手支著頭。

李氏看了又氣又好笑，「妳啊，都十五歲了，還這樣頑皮。」

「您是女兒親娘，女兒何必裝。」

李氏本來就不是真的生氣，又見女兒撒嬌，心都軟了，過去輕輕給她揉背，「妳幾個有來往的小姊妹都說親了，接下來晚春宴會不少，妳可得好好表現表現，讓人家知道徐家四小姐溫柔端方。」

「哪有，陳家姊姊就還沒說親。」

「妳那陳家姊姊是繼母不上心，怎麼能放在一起比，幾個被親娘養大的都說了，我瞧了瞧只剩下妳。娘雖然捨不得妳嫁，但也十五歲了，再不說親是不成的，但妳這懶散模樣，我還真不知道要把妳許給哪戶人家。」李氏說完，露出無奈的表情。

徐靜淞嘻嘻一笑，「那我不嫁，我在家裡當老姑子。」

「那怎麼成，女人家，終歸要嫁人的。」

「娘不疼我，嫁給人家是受苦呢，要伺候公婆，伺候丈夫的，我才不要。當徐家小姐多舒服啊，一日三餐有人伺候，連洗手都有人端水過來，傻子才去當人家媳婦，您沒看大堂嫂夾在大伯娘跟馬姨娘之間，可憐得都胖不起來，她得討好馬姨娘，大堂哥才會給她好臉色，可是這樣又得罪大伯娘，大堂哥一天到晚在河驛當然沒關係，苦的是大堂嫂啊，整天和大伯娘大眼瞪小眼，還好大堂嫂連生兩個兒子，要不然我都怕她憂鬱出病。」

「妳大伯娘跟馬姨娘那是特例，又不是家家戶戶都這樣。」

「其實我覺得這都算好了呢，大伯娘只是陰陽怪氣，但她又不敢真的打大堂嫂，那個做當舖的韓家太太不是打得韓三奶奶回家哭訴嗎，婆婆會打人，韓三爺又沒用，真不知道韓三奶奶接下來日子要怎麼過。」

李氏皺眉，「誰跟妳說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？」

回頭她要好好問問程嬾嬾，這些不像話的東西怎麼會讓靜淞聽到，要讓她知道是哪個婆子汙了靜淞的耳朵，她非得賞幾個板子下去不可。

「反正就是有這回事，又不是捏造出來的，所以女兒才說不嫁。」徐靜淞起身一把摟住李氏，在她肩膀上蹭來蹭去，「女兒要一輩子當娘的女兒，讓娘寵著，天天好睡一覺到天亮，好不好。」

李氏聽她這麼一撒嬌，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。

這孩子真是生來剋她的，刺繡不行，彈琴不行，寫字醜得跟鬼畫符一樣，什麼都做不來，就是會撒嬌，但偏偏身為娘，就吃女兒這一套。每次靜淞一軟求，她就拿這女兒沒辦法。

正當不知道該怎麼辦，郁枝過來說：「五太太，秦姨娘過來了，帶了兩位小姐，說做了您喜歡的藕粉圓子，想請您評評。」

李氏點點頭，「讓她進來。」

把女兒從床上拉起，給她理理頭髮，丫頭芬芳連忙過來替小姐穿鞋。

不一會，格扇開了，秦姨娘胖胖的身子跨過坎子進來，後面跟著兩個女兒，「奴婢見過五太太，見今日天氣不錯，到廚房做了太太喜歡的藕粉圓子，兩位小姐也有幫忙，還請五太太嚐嚐。」

徐婉藹屈膝，「女兒婉藹見過母親，四姊姊。」

徐秀芹連忙也跟著說：「秀芹見過母親，四姊姊。」

李氏微笑，「都坐吧，妳們有心了。」

「太太過獎。」

秦姨娘到李氏這邊走動得要比梅姨娘勤快得多，徐五進是靠不住的，她又沒有兒子，因此她常常過來，不只陪李氏說說話，主要也是讓婉藹與秀芹跟嫡母多親近，將來說親時，好說上比較好的人家。

李氏規矩不多，也不排斥姨娘跟庶子女親近，秦姨娘跟梅姨娘都樂得自己養孩子，直到孩子比較大了，獨立院落為止。

既然主母李氏不介意，身為母親又怎麼忍得住不去看孩子，秦姨娘跟梅姨娘自然是常常往孩子院子跑，然後要孩子多多親近嫡母——李氏是個好人，不難討好也不難親近，大戶人家這種主母可是少之又少，吩咐自己的孩子要惜福。

秦氏三人做出來的藕粉圓子真是很道地了，一顆一顆的散在糖水中，透明的水晶紫看起來十分誘人，李氏自己吃了一個，又餵了徐靜淞一顆。

嗯，味道真好，圓子軟糯，藕香在口中化開，於是徐靜淞笑說：「秦姨娘手藝真好。」

秦姨娘很高興，「謝四小姐誇獎。」

她有個姊姊也是給大戶人家做姨娘，那日子就別提了，明明生了兒子卻被主母抱去扶養，早上五更就得在床邊等著伺候主母起床，晚上主母躺上床了才能回房間梳洗，過得比下人還不如，大丫頭還有休息的日子，姨娘卻沒有。

姊姊的主母不准她出門，她們只有在初一上光智寺時偶爾會遇見，要是姊姊的主母去抄經，她們就可以說說話，姊姊是越來越瘦，她則是越來越胖，日子比對身材，很明顯誰過得好，誰過得不好。

徐靜淞也喜歡秦姨娘跟梅姨娘過來，女人在後宅真沒什麼事情，有人能一起說說話打發時間倒也不錯。

李氏並不嚴厲，而且又即將到春宴——春宴有分早春宴，賞桃花，梨花，以及晚春宴，單純趁著夏天來臨之前，給未婚的小姐多出門走動用的。

一旦到了夏天，京城天氣炎熱容易中暑，便不太好舉辦各種宴會，春末夏初，不冷不熱的最適合。

徐婉藹，徐秀芹也差不多該開始走動了，庶女不比嫡女，說親程度比較難，因此走動時間得更早。

李氏自然知道秦姨娘帶兩個孩子過來的用意，笑著問兩個庶女，「衣服鞋子可都準備好了？我們徐家好歹也說得上有門戶，不能給人看笑話。」

徐婉藹年紀比較大，於是代替妹妹說：「回母親，繡房前幾天已經送來了，共八套衣服，四雙鞋子，說剩下的過幾日會趕出來。」

李氏暗忖，靜淞的十六套倒是都已經送到的，繡房先趕嫡女出來的不算奇怪，大房那邊也有幾個女孩子年紀到了，這陣子繡房恐怕忙壞，八套就是四次宴會的量，也還行。

「明日我讓朱老闆送一些首飾去妳們院子，妳們兩個怕也是不知道怎麼挑東西，秦姨娘，妳就過去幫她們過過眼。」

秦姨娘喜孜孜的說：「是，謝謝太太。」

李氏又說：「挑好點的，老爺銀子不少，不用替他省了。」

房中眾人都笑了出來。

徐靜淞真的是很喜歡自己的母親，不去計較，得到的反而是自己。心寬，眼就寬，日子自然過得舒服。

男人有姨娘，是男人花心，真不是姨娘的錯，有哪個女人放著正妻不當，喜歡當人下人的，母親就很分得清楚這一點，所以從沒怪過秦姨娘跟梅姨娘，不像大伯娘趙氏每天都在生氣，氣得自己老了好幾歲。

像母親這樣開開心心多好啊，徐靜淞雖然不想嫁，但也知道那只能撒嬌說說，時間到了她還是要披上嫁衣嫁給某個人，母親要開心，她才能放心。

徐家老太太的松鶴堂，每天早飯過後，照例是一屋子的媳婦孫女來請安。

大房太太趙氏，大奶奶賴氏，八位小姐中，排行一二的徐巧月跟徐臨月已經出嫁，現在就剩下徐謹月，徐子月，徐季月，徐荷月，徐菊月，徐桂月，六個待嫁女兒。

徐大進重男輕女，趙氏對庶女不上心，所以女兒取名都很隨便，是以月份別稱來命名，徐謹月是一月份出生，一月又名謹月，所以就命名為徐謹月。

徐季月跟徐荷月都是六月出生，六月有好幾個別稱，隨便挑，一個徐荷月，一個徐季月，要是以後還有女兒六月生，還有焦月，伏月，未月等等好幾個可以用。趙氏，賴氏跟六個徐家小姐自然是有位置的，丁姨娘，金姨娘，裴姨娘，王姨娘站在後頭伺候，至於通房地位太低，沒資格到徐老太太的松鶴堂。

賴氏膝下的兩個兒子由奶娘抱著，智哥兒已經會走路，德哥兒七八個月大，這兩小傢伙可是徐老太太的心肝寶貝，天氣這麼好，自然要抱來給徐老太太瞧瞧。五房這邊則由五太太李氏帶隊，女兒徐靜淞，徐婉藹，徐秀芹，另外還有秦姨娘跟梅姨娘伺候著。

徐老太太見一屋子人，心情自然十分暢快。

她生了兩個兒子，徐大進雖然只得一子，但徐昭寶成親三年就兩兒子了，這以後肯定會多來幾個，她對賴氏這孫媳婦可是滿意到不能再滿意了，趙氏也是看在這分上，所以不太敢跟賴氏端婆婆架子。

至於徐五進就好得多，兩個兒子，徐昭清還小，不過徐昭川可十四了，再過一兩年就能成親，到時候也生個滿屋子，讓徐家熱鬧起來。

想到這裡，徐老太太十分愉快，「大媳婦，五媳婦，最近各家都熱鬧著，帶幾個女孩出去走走，可有合適的？」

徐老太太雖然老了，但腦子還好得很，靜松十五歲，謹月大幾個月，卻也是十五歲，後面子月，婉藹，秀芹的年紀都擠在一塊，都是十三四歲，庶女不比嫡女，得早一點開始說親才容易找到合適的。

徐老太太就是估量著這一大波晚春宴已經進行了一半，這才開口問。

趙氏實在是不想回答，但徐老太太又一直看著她，只能硬著頭皮說：「回老太太，這陣子媳婦身體不舒服，所以沒出門。」

徐老太太活到這年紀，已經很少事情能讓她不愉快，但聽到大媳婦這麼說，面色還是略沉，「一次都沒出去過？」

「春天到了，媳婦鼻子過敏呢，鼻水流個不停，怕失禮便沒出門。」

「既然身體不舒服就應該派人來跟我說，我好替幾個丫頭打算。」

趙氏一臉不敢的回答，「怎敢勞煩老太太。」

徐老太太雖然喜歡孫子，但孫女也是她的親孫女，知道趙氏只是不想替庶女打點，但自己又沒證據說這大媳婦裝病——所以大媳婦來告狀昭寶另外安置馬姨娘時，她才站在昭寶那邊，自己對庶子女不上心，還有臉說。

謹月這都十五歲了，母親又只是個姨娘，是想拖到什麼時候，巧月跟臨月要不是自己再三催促，恐怕趙氏也是裝死到底，想拖著庶女的青春。

想想也生氣，但這自私蠢媳婦又是自己選出來的，要怪也只能怪自己當初有眼無珠，說了這個心眼狹小的當媳婦。

想想，轉向李氏，「五媳婦，妳呢？」

李氏連忙回答，「正想跟老太太稟告。」

徐老太太聞言，神色好了些，「是有好消息？」

「算是，但媳婦不敢自己作主，還要聽聽老太太的指點。」

這一陣子，京城各家都在走晚春宴，李氏是忙壞了，帶著徐靜淞，徐婉藹，徐秀芹出門，今天孫家賞花，明天周家品茗，一群太太奶奶見面，打著官腔交換情報，然後自己的兒子徐昭川也十四歲，差不多也該相看姑娘了。

晚春宴上，一邊努力想給女兒找個好人家，得有擔當，疼妻女，不能寵妾滅妻，又想給兒子找個好對象，個性要好，還得門戶相當，最重要的是能生養。

忙，不過還是挺開心的，靜淞這小丫頭在家雖然不像話，出了門卻還是能裝出樣子，幾場宴會下來都表現得四平八穩，有少女的羞澀，又有大戶人家的端莊，每次總會有不少太太奶奶過來打聽，總算也讓她放心了些。

聽聞徐老太太問，李氏連忙說：「六七天前去林家聽琴，林太太倒是頗喜歡婉藹。」

徐婉藹聽到是自己的事情，低下頭來，紅了耳朵，秦姨娘則顯得十分關心，徐謹月跟生她的金姨娘都是一臉羨慕。

徐老太太開始專心了，「哪個林家？」

「便是米糧大盤那個林家，雖然比不上我們徐家，但日子也過得十分富裕，出入都有馬車，家中下人也是好幾房，林太太說她有個庶子，行四，見婉藹珠圓玉潤，想先說上這門親，媳婦去打聽了，那庶子的姨娘是林太太親妹妹，既是庶子，也是外甥，倒是不用怕將來會被分家。」

庶子配庶女似乎是不成文規定，但庶子幾乎都會面臨分家問題，分家，日子可就差多了，嫡母給多是恩情，給少也有道理，便是只給一百兩，那也只能謝謝母親的養育之恩。

徐老太太沉思，這林四爺的嫡母就是親阿姨，婉藹過去名義上雖然是庶媳，但也是甥媳，倒是不用怕林太太特意給臉色，「我瞧還行。」

李氏笑說：「媳婦也覺得林四爺是不錯的人選。」

婉藹因為圓臉加上大屁股，所以各家太太奶奶對她都十分有好感，這幾日也不是沒別人說，但李氏總覺得不是太好，畢竟也喊了自己十幾年母親，看著這孩子長大，就算沒有母女之情，但感情總還是有的，退後一步說，婉藹也是靜淞跟昭川的妹妹，如果婉藹過得不好，靜淞跟昭川也會替這妹妹擔憂。

只要自己在婚事上斟酌多一點，靜淞跟昭川將來的煩惱就少一點，身為母親，她很樂於幫孩子減少未來的煩惱。

「那媳婦回頭就請人去林家暗示林太太上門說親。」

徐老太太剛被趙氏氣得一肚子火，現在總算有點高興的事情，「那就這麼辦吧，婉丫頭，林家門戶雖然稍低些，但我們是商戶，低嫁可比高嫁來得好，婆家高看妳一眼，日子也過得比較好，可別不懂妳嫡母的苦心。」

徐婉藹漲紅了臉，但還是在秦姨娘的暗示下結結巴巴的開了口，「婉藹懂得，孫女謝謝祖母，女兒謝謝母親。」

這親事對庶女來說是很不錯了，林太太她也見過，很溫和的中年貴婦，林家小姐也是笑咪咪的，想來林家應該是個好相處的家庭。

大堂姊跟二堂姊雖然都在十六歲出嫁，但過年回門時卻總是一臉愁容，徐婉藹聽聽嬾嬾說，兩個堂姊的婆婆都十分厲害，丈夫沒用，堂姊們一肚子苦都說不出。五房這邊開開心心，大房那邊徐謹月跟徐子月卻是一臉羨慕，兩人的姨娘更是一臉氣苦——五太太肯定會對自己的女兒更上心，但對庶女婉藹也是仔細挑過的，那林家一聽就很適合，光是不用怕被分家，日子就能好過上很多，自己的女兒要是能說上林家這種親事，晚上作夢都要笑出來。

徐老太太顯得開心許多，「那靜淞呢？都十五了可不能再推。」

徐靜淞心想，就知道逃不掉。

這些天她都累死了，雖然什麼都拿不出手，但她會裝乖啊，哪個婆婆會喜歡媳婦琴棋書畫都通的，老實說，那些都不重要，身為媳婦最重要的就是：聽話。

美若天仙？那可不行，兒子要是被迷得不知道老娘是誰怎麼辦，孟家姊姊長得仙姿玉骨，太太奶奶都只稱讚一句「真是漂亮」，就沒了。

她長得小家碧玉，不過分美貌又有點小漂亮，已經奪人好感，再笑得靦腆乖巧那還得了，太太奶奶對她喜歡的程度可不亞於對婉藹的俏屁股，每場宴會都有好幾個來打聽她訂親沒。

李氏道：「靜淞呢，有兩戶人家都不錯，媳婦拿不定主意，還要請老太太幫忙看看哪戶人家適合。」

要替親孫女的婚事拿主意，老人家最喜歡了，徐老太太登時眼睛都亮了許多，「說說說，老身一起聽聽。」

「是，一戶是茶商魯家，嫡長子，也是家中唯一的兒子，魯大爺品行端正，雖然已經十六，房中卻沒有通房姨娘，生意上也是一把好手，十歲就開始幫家中算帳，聽說看一本帳只需要花一個時辰就行。驗茶更是難不倒他，曾經有伙計混了一分劣茶想換走好茶，硬是被他聞了出來，魯老爺說，等魯大爺二十歲時就要把茶行的工作都交給他。」

李氏頓了頓，「魯太太人也好相處，她就跟全天下的娘一樣，只想抱孫，其他也沒什麼特別要求，要是靜淞進了魯家，過幾年就能當家，家權握在手上，丈夫不好色，婆婆又沒脾氣，日子肯定過得好。只不過這魯大爺面貌隨爹，不但個子不高，相貌還難看，可容貌天生，用這挑人，媳婦也覺得不太好，除了這個，魯大爺真是什麼都沒得挑了，聽說他每年過年都會捐一筆銀子給善粥棚讓那些乞兒過個好年，是個人品端正的好青年。」

徐老太太點點頭，「魯大爺就算相貌不好，那條件擺出來也不會娶不到正妻，可見魯家對媳婦也是挑剔的，在等有緣人。那另一戶呢？」

「一戶姓賀，做的是綢緞生意，是皇商呢。」

徐老太太驚訝，「是皇商？」

「是，是嫡三子，已經有舉子身分，等著進士考試，家裡想給他捐個前程，所以這幾年一直在讀書，媳婦也是很矛盾，賀三爺好在皇商出身，又是嫡子，那賀太太對靜淞是真的很喜歡了，拉著媳婦的手說個不停，媳婦本想賀家門戶這樣高，人又生得風流俊雅，我們高攀得上嘛，後來打聽過後，賀三爺有個表妹姨娘，感

情好得很，是賀老太太那邊的親戚，因為漂亮，賀三爺寵著，又有賀老太太這個姑祖母當靠山，所以對賀太太不是太親近，賀太太這才想說一個跟自己貼心的。

「這要是入了賀家就是真正高門，丈夫又俊，婆婆也會站在她那邊，將來賀三爺捐了官便是官夫人，人人稱羨，缺點就是有個美人姨娘，雖然說賀三爺是要捐官的人，不會寵妾滅妻，但妾室太漂亮，對正妻來說終究不是什麼好事。」

徐老太太沉思，這真是各有優缺點，看著徐靜淞花朵一樣的臉龐，真想看著她入高門，風風光光一世人，讓親戚們知道徐家也出了個官太太。

賀三爺寵表妹，哼，表妹姨娘又算什麼東西，姨娘終究是個下人，端不上檯面，成不了體統，賀三爺要當官的人，難不成他敢讓姨娘越過正妻？除非他被迷得前程都不要了。

想想，還是問了孫女，「靜淞，妳瞧著哪邊好些？」

徐靜淞很感激徐老太太居然會問自己的意見，於是規規矩矩的回答，「孫女兒性子粗疏，嫁入賀家就算表面再風光，面對賀老太太，賀太太，幾個孀娘還有妯娌，光想就覺得麻煩，孫女兒覺得魯家合適些，魯家三代軍傳，嫁給魯大爺日子肯定簡單，何況魯大爺還行善，孫女兒尊敬他。」

徐老太太無奈，但還是笑了出來，「就妳懶，有機會當官太太別人求都求不來，妳居然還嫌麻煩。」

徐靜淞知道祖母是准了，於是一笑，「魯大爺很好啊，聰明上進又不好色，也不將就，跟著這樣的人，孫女兒自問還是能做到舉案齊眉的，皮相都是一個樣，再俊的人老了也不好看，大丈夫男子漢，重要的是肩膀，賀三爺放任那表妹姨娘跟母親生疏，孫女看他也沒什麼肩膀。」

徐老太太和藹的看著她，「那好吧。」

李氏是做不出決定，但聽女兒這麼一說，頓時也覺得魯家比較好，於是笑著說：「那媳婦也讓人去跟魯太太說一聲。」

第二章 親事一波三折

徐靜淞不是不愛美男，但她知道人美不能當飯吃，就很像大堂姊夫長得真的很不錯，但那又怎麼樣，他一點也不疼大堂姊，二十歲的人還媽寶似的，整天「我娘說」，「我娘說」的，一頓飯都不知道幾次「我娘說」飄進耳朵，氣得徐靜淞都想走去那一桌，用飯杓從他頭上巴下去。

當然，也不用提到大堂姊夫，就說她自己——她是穿越人士，嬰兒穿，過重生河時不知道怎麼的吐了，把那碗孟婆湯吐得一乾二淨，就這樣帶著前世徐靖崧的記憶再世為人。

她很想說自己前世都在苦讀，所以到進入大學才戀愛，但其實不是，她就是其貌不揚，加上要胸沒胸，要屁股沒屁股，偏偏腰又挺粗，所以一直沒人追求她，她只好把全副的精神放入讀書，或許因為如此，一路升學都輕鬆，北一女，臺大。進入大學後，可能是真的長開了，也可能是自己開始懂得看網路教學做打扮，大一下學期終於有人追她了，而且還是校草呢！

校草就像所有漫畫中的校草，不但長得好看挺拔，還是籃球隊員，啦啦隊那些貌

美如花身材火辣的女生他沒看上，他看上了她這隻醜小鴨。

真不愧是校草，一定是覺得她跟其他女孩不一樣，他看到的是她的內心，而不是她的外表，他真好。

然而這種想法只維持了不到一個月，直到校草要她幫忙做報告時，徐靖崧突然懂了他看到自己什麼——這女生雖然外表真的很差，可是她很會讀書啊，還是報告小能手呢，她上學期每科報告都是最高分。

「靖崧，前一百頁的部分要一份 PPT，十五頁，幫我做一下吧，下星期跟妳拿可以嗎？」校草在陽光下笑得燦爛，一口白牙閃閃發亮。

徐靖崧想把那本原文書打回他的臉上，可是她做不到，這不只是她的初戀，還是她少女心萌動以來第一次有回應，她捨不得打他，捨不得說不，雖然她已經明白校草為什麼追求自己，但她還是收下那本原文書，然後笑著說好。

她替校草做了兩年的報告，連他申請碩士的自介都是她做出來的。

圖書館外的角落，她一遍又一遍的扮演教授，用英文問他各種問題，為什麼申請我們學校，為什麼提出這個題目研究，你認為我們學校對你的研究能有什麼幫助……

後來他順利錄取第一志願，是南部一所國立大學的研究所。

徐靖崧很替他高興，但也明白他們會分手，因為不同學校，她無法再幫他做報告了，她對他就沒有價值可言了。

這兩年，校草其實跟好幾個啦啦隊的女生都有一腿，她都知道。

她很聰明，而他很笨，他在所有的社群軟體都用同一組帳號，電子郵件也是同一個開頭，她可以輕易看到他在西斯版跟人討論哪個約砲軟體最好，成功率最高，校草還做了排行榜，說自己是好康相報。

她知道校草是個爛人，但就是死心眼，總想人心是肉做的，就算校草對她再無心，總有一天自己能焐熱他。

可是沒有，他被錄取後就再也沒有跟她聯絡了，而且連分手都不說，直接封鎖她。

荒謬的是過了快一年，他突然又打電話來了，說想跟她見一面。

徐靖崧接到電話後輾轉難眠了幾天，三個室友苦勸她不要去，不管校草要說什麼，他都不值得她浪費時間，可她就是沒辦法說不，忐忑數日，在當天下午把自己打扮好，跟他在星巴克見面。

校草還是那樣好看，星巴克燈光昏黃，但他站在那邊彷彿整個人都在發光。

他是最閃亮的星，背後是銀河。

雖然只是一直被利用，後來還被無情的踢開，徐靖崧發現自己還是沒用的無法討厭他，無法像朋友建議的那樣過去潑他一杯咖啡後走人。

那是她的初戀。

就算以後不能在一起，她也不想回憶起當年是這樣的不美。

她很緊張，校草笑了笑，「抱歉，錄取後就先去工作賺點學費，開學後又很忙，一陣子沒聯絡妳。」

好爛的理由，饒是如此，徐靖崧還是很平靜的說：「沒關係。」

校草打開雙肩背包，拿出三本原文書，一臉輕鬆的說：「我要一份報告，英文兩萬字，下個月跟妳拿，可以嗎？」

徐靖菘早知道他很爛，但沒想到可以爛成這樣，他們都一年沒聯絡了，他怎麼還有臉要她幫忙寫報告？

奇怪，他的臉怎麼變成這樣？他去整形失敗了嗎？乍看是好看，但細看好像哪裡不太對，總覺得有點面目可憎。

自己該去看眼科了，她剛剛還覺得他是閃亮的星，其實他身上的光華早就沒了，在一次一次利用她的時候，光華逐漸黯淡，現在的他根本不是當年那個風靡校園的校草，只是一個寫不出報告的普通人。

哈哈，他的申請之所以能過，是因為她幫他寫的自我介绍寫得很好，他在學校的成績也是她幫他做報告換來的，他自己的程度應該只能到私校，不可能上國立，還第一志願，第一順位錄取。

現在發現程度跟不上，又回頭要她幫忙。

如果他們這一年都有聯絡，就算只是 LINE 上聊聊，她說不定會心軟，但他就是太直接了，封鎖她耶，如果她這樣還讀不出來他對自己的嫌惡，那真白活二十二年了。

是啊，雖然不想承認，但她知道校草對自己是嫌惡的。

「我晚上有事，要先走了。」徐靖菘拿起自己的包包。

校草卻一把拉住她，他抓了抓頭髮，一臉無奈的說：「好啦，妳幫我寫這份報告，我跟妳做兩次。」

徐靖菘一呆，他說什麼？

「不過房錢要妳出喔。」校草說完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
徐靖菘覺得自己要吐了，這人怎麼可以這麼噁心？他自己當人渣可以，但不要以為她賤成這樣。

她拿起沒喝完的咖啡從他頭上澆下去，頭也不回地離開星巴克。

回宿舍的路上，她以為自己會哭，但沒有，她只覺得很輕鬆，好像從一個長久以來的束縛中掙脫，肩膀都輕了起來。

她發訊息給室友的群組：出來吃烤肉，我請客。

三個人馬上說好。

她打電話訂了位置，四人會合後開始狂點肉，都說女生吃到飽不划算，但她們戰力非比尋常，個個都能吃，她們的手直到服務生提醒用餐時間到了，才總算停下來。

幾人嘻嘻哈哈回到宿舍，室友都知道她今天去見渣男，等晚上大家都在床上躺平，才有一個人鼓起勇氣問她今天可還好？

徐靖菘說自己澆了渣男一杯咖啡，室友齊聲拍手叫好，有一個還立刻下床，跑過來親了她額頭一口。

她的初戀直到這時才真的完結，過程很不美，但總算都過去了。

自從那時開始，她對長得好看的人就有了免疫力，就算帥得像馮德倫還是彭于晏，

在她眼中都是普通人。

「帥」不能當飯吃，但「老實」可以。

徐靜淞抱著錦被，在繡床上翻了個身。

前生一直想找個老實人過日子，不過工作太忙沒找著，只賺了一堆錢，然後三十五歲就癌症末期，今生能有機會選擇，她覺得還不錯。

魯大爺不好看就不好看，她真的不在意，只要他對自己一心一意，自己也會對他一心一意的。

何況魯大爺還做善事，能跟這麼善良的人成親，是自己的福分。

四月初一，按照慣例，徐家會一起吃飯。

徐老太太照例很高興——年紀大了，就喜歡看子孫滿堂。

船務事情多，但徐大進跟徐五進兩兄弟二人同心，其利斷金，把那河船的生意經營得有聲有色，當然兩房和睦也得歸功於孩子年齡差太多。

徐昭寶已經十八歲，娶妻生子，早幾年就開始去船驛做事，徐家船驛現在誰不知道徐大爺的名字，他說的話都得聽，徐昭川十四歲，但走的是讀書路子，明顯不沾生意，至於徐昭清才八歲，母親又是個姨娘，自然不能爭什麼，是故雖然兩個老爺，三個大爺，但徐家卻很和睦。

晚飯開了三桌，蝴蝶蝦卷，麻辣肚絲，鳳尾燒賣，湖米茭白，玉面葫蘆等等，一道又一道的好菜端上。

天氣好，大廳的格扇跟梅花窗都是大開，早夏晚風襲來，帶著花園中的茉莉跟梔子的氣味，吹得人一陣舒爽，涼風中帶著花香，一年難得幾天這樣的天氣，就算智哥兒跟德哥兒那麼小的娃，也是一臉笑咪咪。

徐靜淞夾了個片皮乳豬，夾在兩片脆筍中一口吃進去。

八歲的徐昭清看得好奇，也想學，但手不太巧弄不好，徐靜淞笑著給弟弟包了一個，就見徐昭清吃得嘖嘖響。「四姊姊，還要。」

徐靜淞這次換給他包蔥燒魚皮，徐昭清吃得一臉高興。

徐家吃飯分桌是很簡單的，徐老太太，徐大進夫婦，徐五進夫婦，徐昭寶夫婦一桌，這桌有姨娘伺候。

大房六個小姐一桌，二房五個姊弟一桌，都是自己吃。

十二道菜過，丫頭撤下席面，上了四品蜜餞跟信陽毛尖。

徐靜淞端起茶盞，看顏色就知道這信陽毛尖真好，顏色碧綠，香氣沉穩，這輩子要不是託生在徐家，哪來這麼悠閒的日子。

大伯有擔當，她爹除了色字比較過不去，其他也沒太大的缺點，身在古代能要求的不多，徐靜淞是很滿意的。

輕輕啜了一口，好茶，在四品蜜餞中撿了蜜餞仙桃，味道真不錯。

哎喔，老天爺一定是想補償她的前生一點享樂都沒有，這輩子對她這樣寬容。

徐大進放下茶，「對了，我聽三進說家裡幾個丫頭在議親了？」

雖然他是當家的大老爺，男人只管外頭事，但總不能後宅什麼事情都不知道，孩子說親可是大事，自然得問一問。

「是啊。」徐老太太笑咪咪的，「跟那個米糧林家已經約好口頭親，說的是婉藹，八字都合過，挺好的，下個月就會請媒人上門提親，明年霜降過門，林四爺是個老實人，肯定能跟婉藹和和美美的。」

徐婉藹一臉羞澀，連帶著生母秦姨娘都喜悅起來。

徐五進也是一臉高興，「對了，還有靜淞，魯家跟賀家是說了誰？」

李氏笑說：「丫頭自己說想要魯家，魯家簡單，日子比較好過。」

雖然是姪女的婚事，徐大進也是仔細，「哪個魯家？哪個賀家？弟妹給我說說。」見大伯子相詢，李氏便把那天跟徐老太太說的話又說了一次，魯大爺好在哪，不好在哪，賀三爺好在哪，不好在哪，仔仔細細的講。

沒想到徐大進卻是不太贊同，「怎麼想都該是賀家，魯家不過是茶商，怎麼跟皇商比，更別說賀三爺還是舉人，淞丫頭小孩子不懂，三弟夫婦怎麼可以跟著她胡鬧。」

徐靜淞傻眼，這大伯未免也管太寬了，自己的女兒徐謹月十五歲還沒訂親他不去管，倒是管到弟弟的女兒這邊來了。

賀家好……好個屁，正妻沒進門就有個俏姑娘，這種人不行。

但她也知道徐家重男輕女，講白了，八歲的昭清都能講話，但她不行，她在這種場合自行開口，那就是李氏教女不善。

徐五進對哥哥很是尊敬，「哪裡不好，還請大哥給說說。」

「賀家是皇商，說要給賀三爺捐官，那就一定會捐，成為賀三奶奶，淞丫頭當官夫人就是板上釘釘的事情，將來等昭川考了進士，安排前程的時候，那時已經當官的賀三爺自然會出手幫一把小舅子，賀家就是一條捐官路，放著這麼好的路子不走，去跟魯家結親，你倆也太糊塗。」

徐老太太卻是沉吟起來，「倒是沒想到這點……」

徐大進振振有詞，「母親，川哥兒要走讀書路，兒子是贊成的，不過如果不當官，這書就是白讀，我們徐家不過商戶，捐官都還得找門路呢，現在門路自己找上門，自然不能放過。哪，淞丫頭嫁入賀家，過五年，賀三爺成了官爺，再過五年，川哥兒考上進士，賀三爺提攜川哥兒也成了官爺，那我們家可就真的光宗耀祖了，到時候昭寶經營船驛，昭川當官，哥哥幫弟弟，弟弟幫哥哥，我們徐家能不發達嘛。」

如果說徐靜淞剛剛是很生氣，現在就是完全死心了，因為大伯說的完全沒錯。大伯如果胡說，她還會想辦法反駁，但大伯說的就是現實，她就算想替自己爭也不知道該從何爭起。

祖母愛她，但更愛幾個孫子，若用孫女的婚事換孫子的前程，對老人家來說是很划算的事情。

這臭大伯表面上是為了昭川好，其實還不是為了自己的親兒子徐昭寶。

徐家的船驛將來一定是給大堂哥徐昭寶接手，如果人人知道徐昭寶有個當官的弟

弟，誰敢招惹他？那做起生意來還不順風順水。

李氏表情一臉為難，她想兒子好，但又不願意拿女兒去換，可是老太太跟大伯子在說話，又沒問她，她怎能講話。

誰知道徐昭川卻開口道：「祖母，大伯，爹，昭川的前程，會自己去考，姊姊喜歡魯家簡單，就讓她嫁進魯家吧，女子難為，昭川見大堂姊跟二堂姊每次回門都一臉憔悴，不忍心姊姊去過那樣的日子。」

徐靜淞眨了眨眼睛，覺得眼眶熱熱的，祖母跟大伯想賣了她給弟弟換將來，可是她弟弟說，我會自己掙。

昭川是弟弟，可是他想保護她。

可是川哥兒，姊姊也想保護你，想你仕途順遂，歲月無憂。

「昭川啊，事情哪這麼簡單。」徐大進一臉苦口婆心，「大伯知道你聰明，但這世道沒背景再聰明也沒用，你去吏部附近的幾個客棧打聽看看，有多少進士住在那邊等著發派，最久已經住了十幾年，可是沒有捐官銀，朝中又無人，誰幫他說話，自然只能苦等。大伯是不想你白忙一場，賀三爺已經是舉人身分，最晚五年內一定入官場，有這樣一個姊夫，你的未來就是一片光明，不然就算我們家能湊出捐官銀，沒門路照樣不行的——淞丫頭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徐靜淞並不是古代人，腦筋沒那樣死，不過短短時間已經把利弊得失都比較了一遍，是，大伯說的都沒錯，東瑞國的官場就是這麼現實，有人脈就有將來，沒人脈就只能等好運降臨，也許哪天吏部來了一個有良心的主使，他看這人都等了十幾年了，派給他一個縣官做做，但昭川能等到那時候嗎？

徐家的態勢很明顯，船驛會全部交給徐昭寶，昭川只有讀書這一條。

昭川要好，母親才能好。

自家親爹對色字過不去，母親能依靠的只有昭川了。

如果昭川真的在苦等發派，那他們這一房會變成怎麼樣的窘境？說句不孝的，若是徐五進一個不妙，徐大進要把五房分出也不用奇怪。

到時候五房怎麼辦？母親怎麼辦？

昭川的妻子兒女呢，得開始過上普通的日子嗎？

徐靜淞沒有偉大到用自己去換弟弟的前程，可是，她希望母親心情安寧，不用擔心晚年的好好度日。

想想，來到這人間十五年，被李氏捧在手心十五年，她捨不得李氏一點不安。

這是她的親親母親，她要她的親親母親過得舒舒服服，和平安泰。

賀三爺是嗎？好，她知道了。

「淞丫頭，祖母看妳大伯說的也有道理，還是賀家好些吧。」徐老太太雖然慈祥笑著，但語氣卻是不容反駁，「就算有個表妹姨娘，但妳過門總歸是正妻，諒賀三爺也不敢對妳如何，何況嫁入皇商家中何等風光，更別說賀三爺將來還會捐官，到時候妳就是我們徐家第一個官夫人，妳母親也會沾妳的光的。」

徐靜淞已經想通，校草那種人渣她都碰過，她怕啥，反正她對賀三爺肯定不會有愛，沒愛就沒嫉妒，後宅女人只要不發瘋，日子都不會太差，只要那表妹姨娘識

相點，她們還是可以和平相處的，於是笑說：「那祖母可得替孫女多準備一點嫁妝，不然孫女可沒把握入那高門。」

徐老太太見她順從，心裡很滿意，「那是自然，妳是我們徐家唯一的嫡女，又是高嫁入皇商，祖母自然會給妳準備好的，其他幾個丫頭也不用不開心，妳們要是本事讓大戶來說親，祖母一樣準備豐厚的嫁妝讓妳們風光過門。」

徐老太太心想，不愧是嫡女，母親教得好，女兒自然看得寬，她本想無論如何都要把淞丫頭說給賀家，現在她能自己想開，自然是最好。

徐昭寶的妻子賴氏察言觀色，知道這婚事是定了，將來對丈夫肯定有好處，於是笑咪咪的說：「靜淞，嫂嫂恭喜妳了，得了一門好親事。」

徐靜淞微笑，「多謝堂嫂。」

秦姨娘跟梅姨娘連忙行禮，「奴婢恭喜四小姐。」

徐大進很得意，「這才對，魯家雖好，但只能好淞丫頭一人，賀家好，能好我們整個徐家，怎麼想都該是賀三爺。」

徐五進笑著說：「還是大哥看得遠。」

李氏跟徐昭川怕徐靜淞委屈，一直看著她，直到她悄悄的對兩人眨眼，兩人這才確定她沒事。

徐大進說的雖然有理，但身為徐靜淞最親的兩個人，總還是做不出來那樣的事情，見她不委屈，這才稍稍放心，徐昭川的愧疚之情也有些微的減低了些——身為姊弟，他對姊姊還是十分了解的，姊姊這麼懶散的個性會同意進入那麼複雜的宅院，一半是為了母親，一半是為了他。自己能做的，就是加倍努力讀書，將來當了官，成為母親跟姊姊的依靠。

說到徐家會有的大好將來，廳上眾人都是興高采烈，賴氏想到這幾乎等同宣布徐家船務以後都給徐昭寶接手，笑得眼睛都看不見。